

ONE HUNDRED OF
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

莎士比亚全集

(英) 莎士比亚

三 卷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莎士比亚全集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温莎的风流娘儿们

剧中人物

约翰·福斯泰夫爵士
范通 少年绅士
夏禄 乡村法官
史量德 夏禄的侄儿
傅德 } 温莎地方的两个绅士
裴琪 }
威廉·裴琪 裴琪的幼子
修·伊文师傅 威尔斯籍牧师
凯易斯大夫 法国籍医生
嘉德饭店的店主
巴道夫 }
毕斯托 } 福斯泰夫的从仆
聂姆 }
罗宾 福斯泰夫的侍童
辛普儿 史量德的仆人
鲁贝 凯易斯的仆人
傅德大娘
裴琪大娘



莎士比亚全集

安痕·裴琪 裴琪的女儿，与范通相恋
快嘴桂嫂 凯易斯的女仆、
裴琪、傅德两家的仆人及其他

地点

温莎及其附近

第一幕

第一场 温莎、裴琪家门前

夏禄法官，史量德及修·伊文牧师上。

夏 禄 修师傅，别劝我，我一定要告到御前法庭去；就算他是二十个约翰·福斯泰夫爵士，他也不能欺侮夏禄夏老爷。

史量德 夏禄老爷是葛罗斯脱州的治安法官，哪个不知，谁人不晓？牧师先生，我告诉您吧，他出身就是个绅士，签起名来，总是要加上大人两个字，无论什么公文、笔据、帐单、契约，写起来总是夏禄大人。

夏 禄 对了，这三百年来，一直都是这样。

史量德 他的子孙在他以前就是这样了，他的祖宗在他以后也可以这样；他们家里那件绣着十二条白梭子鱼的外套可以作为证明。

夏 禄 那是一件古老的外套。

修·伊文 一件古老的外套上有着十二条白虱子，那真是相得益彰了；白虱是人类的老朋友，也是亲爱的象征。可



是闲话少说，要是福斯泰夫爵士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方便为怀，很愿意尽力替你们两位和解和解。

夏 禄 我要把这事情向枢密院提出，这简直是暴动。

修·伊文 不要把暴动的事情告诉枢密院，暴动是不敬上帝的行为。枢密院希望听见人民个个敬畏上帝，不喜欢听见有什么暴动，您还是考虑考虑吧。

夏 禄 嘿！他妈的！要是我再年轻点儿，一定用刀子跟他解决。

修·伊文 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还是大家和和气气的好。我脑子里还有一个计划，要是能够成功，倒是一件美事。裴琪大爷有一位女儿叫安痕，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。

史量德 安痕小姐吗？她有一头棕色的头发，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像个娘儿们似的。

修·伊文 正是这位小姐，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来，她的爷爷临死的时候，——上帝接引他上天堂享福！——留给她七百镑钱，还有金子银子，等她满了十七岁，这笔财产就可以到她手里。我们现在还是把那些吵吵闹闹的事情搁在一旁，想法子替史量德少爷和安痕·裴琪小姐作个媒吧。

夏 禄 她的爷爷留给她七百镑钱吗？

修·伊文 是的，还有她父亲给她的钱。

夏 禄 这姑娘我也认识，她的人品倒不错。

修·伊文 七百镑钱还有其他的家私，那还会错吗？

夏 禄 好，让我们去瞧瞧裴琪大爷吧。福斯泰夫也在里边吗？

修·伊文 我能向您说谎吗？我顶讨厌的就是说谎的人，正像我讨厌说假话的人，或是不老实的人一样。约翰爵士



是在里边，请您看在大家朋友分上，忍着点儿吧。让我去敲门。（敲门）喂！有人吗？上帝祝福你们这一家！

裴 琪 （在内）谁呀？

修·伊文 上帝祝福你们，是您的朋友，还有夏禄法官和史量德少爷，我们要跟您谈些事情，也许您听了会高兴的。

裴琪上。

裴 琪 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各位的气色都这样好。夏禄老爷，我还要谢谢您的鹿肉呢！

夏 禄 裴琪大爷，我很高兴看见您，您心肠好，福气一定也好！鹿肉弄得实在不成样子，您别见笑。嫂夫人好吗？——我从心坎里谢谢您

裴 琪 我才要谢谢您哪。

夏 禄 我才要谢谢您；干脆一句话，我谢谢您。

裴 琪 史量德少爷，我很高兴看见您。

史量德 裴琪大叔，您那头黄毛的猎狗怎样啦？听说它在最近的赛狗会上跑不过人家，有这回事吗？

裴 琪 那可不能这么说。

史量德 您还不肯承认，您还不肯承认。

夏 禄 他当然不肯承认的；这是你的不好，这是你的不好。那是一头好狗哩。

裴 琪 是一头不中用的畜生。

夏 禄 不，它是一头好狗，很漂亮的狗；那还用说吗？它又好又漂亮。福斯泰夫爵士在里边吗？

裴 琪 他在里边；我很愿意给你们两位彼此消消气。

修·伊文 真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的话。

夏 禄 裴琪大爷，他侮辱了我。



裴 琪 是的，他自己也有几分认错。

夏 禄 认了错不能就算完事呀，裴琪大爷，您说是不是？他侮辱了我，真的，他侮辱了我；一句话，他侮辱了我；你们听着，夏禄老爷说，他被人家侮辱了。

裴 琪 约翰爵士来啦。

福斯泰夫爵士，巴道夫，聂姆，毕斯托上。

福斯泰夫爵士 喂，夏禄老爷，您要到王上面前去告我吗？

夏 禄 爵士，你打了我的佣人，杀了我的鹿，闯进我的屋子里。

福斯泰夫爵士 可是没有吻过你家看门人女儿的脸吧？

夏 禄 他妈的，什么话！我一定要跟你算帐。

福斯泰夫爵士 明人不作暗事，这一切事都是我干的。现在我回答了你啦。

夏 禄 我要告到枢密院去。

福斯泰夫爵士 你是不怕人家笑话你，你就告去吧。史量德，我要捶碎你的头，你也想跟我算帐吗？

史量德 呃，爵士，我也想跟您还有您那几位流氓跟班，巴道夫，聂姆和毕斯托，算一算帐呢。他们带我到酒店里去，把我灌了个醉，偷了我的钱袋。

巴道夫 你这又酸又臭的干酪！

史量德 好，随你说吧。

毕斯托 喂，枯骨鬼！

史量德 好，随你说吧。

聂 姆 喂，风干肉片！这别号我给你取得好不好？

史量德 我的跟班辛普儿呢？叔叔，您知道吗？

修·伊文 请你们大家别闹，让我们来看：关于这一场争执，已经有了三位公正人，第一位是裴琪大爷，第二位是我自己，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，是嘉德饭店的老



板。

裴琪 咱们三个人要听一听两方面的曲直，替他们调停出一个结果来。

修·伊文 很好，让我先在笔记簿上把要点记下来，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研究出一个方案来。

福斯泰夫爵士 毕斯托！

毕斯托 他用耳朵听见了。

修·伊文 见他妈的鬼！这算什么话，“他用耳朵听见？”嘿，这简直是矫揉造作。

福斯泰夫爵士 毕斯托，你有没有偷过史量德少爷的钱袋？

史量德 凭着我这双手套起誓，他偷了我七个六便士的锯边银币，还有两个爱德华时代的银币，我用每个两先令两便士的价钱换来的。倘然我冤枉了他，我就不叫史量德。

福斯泰夫爵士 毕斯托，这是真的吗？

毕斯托 主人，我用这柄剑向他挑战。赶快对我说你认错了人！你这不中用的人渣，你在说谎！

史量德 那么我赌咒这一定是他。

聂姆 说话留点儿神吧，朋友，大家客客气气。你要是想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咱老子可也不是好惹的。

史量德 凭着这顶帽子起誓，那么一定是那个红脸的家伙偷的。我虽然不记得我给你们灌醉以后做了些什么事，可是我还这不是一头十足的驴子哩。

福斯泰夫爵士 你怎么说，红脸呢？

巴道夫 我说，这位先生一定是喝酒喝昏了头啦。

史量德 好，随你们怎么说吧，我以后再不喝醉了；我要是喝酒，一定跟规规矩矩敬重上帝的人在一起喝，决不再跟这种坏东西在一起喝了。



修·伊文 好一句有志气的话！

福斯泰夫爵士 各位先生，你们听他什么都否认了，你们听。

安痕持酒具，及傅德大娘，裴琪大娘同上。

裴 琪 不，女儿，你把酒拿进去，我们就在里面喝酒。（安下）

史量德 天啊！这就是安痕小姐。

裴 琪 您好，傅德嫂子！

福斯泰夫爵士 傅德大娘，我今天能够碰见您，真是三生有幸；恕我冒昧，好嫂子。（吻傅德妻）

裴 琪 娘子，请你招待招待各位客人。来，我们今天烧好一盘滚热的肉馒头，要请诸位尝尝鲜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我希望大家一杯在手，旧怨全忘。（除夏禄、史量德、修·伊文师傅外皆下）

史量德 我宁愿要一本诗集，即使现在有人给我四十个先令。辛普儿上。

史量德 啊，辛普儿，你到哪儿去了？难道我必须自己服侍自己吗？你有没有把那本猜谜的书带来？

辛普儿 猜谜的书！怎么，您不是在上一次万圣节的时候，迈克儿节的前两个星期，把它借给矮倬倬爱丽思了吗？

夏 禄 来，侄儿；来，侄儿，我们等着你呢。侄儿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，是这样的，侄儿，刚才修师傅曾经提起过这么一个意思；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

史量德 嗯，叔叔，我是个好说话的人，只要是合理的事，我总是愿意的。

夏 禄 不，你听我说。

史量德 我在听着您哪，叔叔。

修·伊文 史量德少爷，听清他的意思；您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向您解释。



史量德 不，我的夏禄叔叔叫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请您原谅，他是个治安法官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

修·伊文 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在所要谈的，是关于您的婚姻问题。

夏 禄 对了，就是这一回事。

修·伊文 就是这一回事，我们要给您跟裴琪小姐作个媒。

史量德 噢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只要条件合理，我总可以答应娶她的。

修·伊文 可是您能不能喜欢这一位姑娘呢？我们必须从您自己嘴里知道您的意思，所以请您明明白白地回答我们，您能不能对这位姑娘发生好感呢？

夏 禄 史量德贤侄，你能够爱她吗？

史量德 叔叔，我希望我总是照着道理去做。

修·伊文 噢哟，天上的爷爷奶奶们！您一定要讲得明白点儿，您想不想要她？

夏 禄 你一定要明明白白地讲。要是她有很丰盛的嫁奁，你愿意娶她吗？

史量德 叔叔，您叫我做的事，只要是合理的，比这更重大的事我也会答应下来。

夏 禄 不，你得明白我的意思，好侄儿；我所做的事，完全是为了你的幸福。你能够爱这姑娘吗？

史量德 叔叔，您叫我娶她，我就娶她，也许在开头的时候彼此之间没有多大的爱情，可是结过了婚以后，大家慢慢地互相熟悉起来，日久生厌，也许爱情会自然而然地一天不如一天，可是只要您说一声“跟她结婚”我就跟她结婚，这是我的不可动摇的决心。

修·伊文 这是一个很明理的回答，虽然措辞有点不妥，他的意思是很好的。



夏 禄 嗯，我的侄儿的意思是很好的。

史量德 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是个该死的畜生了！

夏 禄 安痕小姐来了。

安痕重上。

夏 禄 安痕小姐，为了您的缘故，我但愿自己再年轻起来。

安痕·裴琪 酒菜已经预备好了，家父叫我来请各位进去。

夏 禄 我愿意奉陪，好安痕小姐。

修·伊文 喂哟！念起餐前祈祷来，我可不能缺席哩。（夏禄、

修·伊文师下）

安痕·裴琪 史量德世兄，您也请进吧。

史量德 不，谢谢您，真的，托福托福。

安痕·裴琪 大家都在等着您哪。

史量德 我不饿，我真的谢谢您。喂，你虽然是我的跟班，还是进去侍候我的夏禄叔叔吧。（辛普儿下）一个治安法官一定得有个跟班，才不失体面。现在家母还没有死，我随身有三个跟班一个书童，可是这算得上什么呢？我的生活还是过得一点也不舒服。

安痕·裴琪 您要是不进去，那么我也不能进去了；他们都要等您到了才坐下来呢。

史量德 真的，我不要吃什么东西；可是我多谢您的好意。

安痕·裴琪 世兄，请您进去吧。

史量德 我还是在这儿走走的好，我谢谢您。我前天跟一个击剑教师比赛刀剑，三个回合赌一碟蒸熟的梅子，结果把我的胫骨也弄伤了。不瞒您说，从此以后，我闻到烧热的肉的味道就受不了。你家的狗为什么叫得这样厉害？城里有熊吗？

安痕·裴琪 我想是有的，我听见人家说过。

史量德 您要看见关在笼子里的熊逃了出来，您怕不怕？



安痕·裴琪 我怕。

史量德 我现在可把它当作家常便饭一样没有什么希罕了。我曾经看见巴黎花园里那头著名的撒克逊大熊逃出来二十次，我还亲手拉住它的链条。可是我告诉您吧，那些女人们一看见了，就哭呀叫呀地闹得天翻地覆，实在说起来，也难怪她们受不了，那些畜生都是又难看又粗暴的家伙。

裴琪重上。

裴琪 来，史量德少爷，来吧，我们等着您呢。

史量德 我不要吃什么东西，我谢谢您。

裴琪 这怎么可以呢？您不吃也得吃，来，来。

史量德 那么您先请吧。

裴琪 您先请。

史量德 安痕小姐，还是您先请。

安痕·裴琪 不，您别客气了。

史量德 真的，我不能走在你们前面，真的，那不是太无礼了吗？

安痕·裴琪 您何必这样客气呢？

史量德 既然如此，与其让你们讨厌，还是失礼的好。你们可不能怪我放肆呀。（同下）

第二场 同前

修·伊文牧师及辛普儿上。

修·伊文 你去打听打听，有一个凯易斯大夫住在哪儿；他的家里有一个叫做快嘴桂嫂的，是他的看护，或者是他的保姆，或者是他的厨娘，或者是帮他洗洗衣服的女人。

辛普儿 好的，师傅。



修·伊文 慢着，还有更要紧的话哩。你把这封信交给她，因为她跟裴琪家小姐是很熟悉的，这封信里的意思，就是要请她代你的主人向裴琪家小姐传达他的爱慕之忱，请你快点儿去吧，我饭还没有吃完，还有一道苹果跟干酪在后头呢。（各下）

第三场 嘉德饭店的一室

福斯泰夫爵士，店主，巴道夫，聂姆，毕斯托及罗宾上。

福斯泰夫爵士 店主东！

店主 怎么说，我的老狐狸？

福斯泰夫爵士 不瞒你说，我要辞掉一两个跟班啦。

店主 好，叫他们滚蛋，滚蛋！滚蛋！

福斯泰夫爵士 尽是坐着吃饭，我一个星期也要花上十镑钱。

店主 当然罗，你就像个皇帝，像个该撒。我可以把巴道夫收留下来，让他做个酒保，你看好不好？

福斯泰夫爵士 老板，那好极啦。

店主 那么就这么办，叫他跟我来吧。（下）

福斯泰夫爵士 巴道夫，跟他去，酒保也是一种很好的行业。旧外套可以改做新褂子；一个不中用的跟班，也可以变成一个出色的酒保，去吧，再见。

巴道夫 这种生活我正是求之不得，我一定会从此交运。

毕斯托 哼，没出息的东西！你要去开酒桶吗？（巴道夫下）

福斯泰夫爵士 我很高兴把这火种这样打发走了；他的偷窃太公开啦，他在偷偷摸摸的时候，就像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一样，一点不懂得轻重快慢。

聂姆 做贼的唯一妙诀，是看准下手的时刻。

毕斯托 聪明的人把它叫做“不告而取”。“做贼”！啐！好难听的话儿！



福斯泰夫爵士 孩子们，我快要穷得鞋子都没有后跟啦。

毕斯托 好，那么就让你的脚跟上长起老大的冻疮来吧。

福斯泰夫爵士 没有法子，我必须想个办法，捞一些钱来。

毕斯托 小乌鸦们不吃东西也是不行的呀。

福斯泰夫爵士 你们有谁知道本地有一个叫傅德的家伙？

毕斯托 我知道那家伙，他很有几个钱。

福斯泰夫爵士 我的好孩子们，现在我要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们。我想去吊傅德老婆的膀子。我觉得她对我很有几分意思；她跟我讲话的那种口气，给我切肉的那种姿势，还有她那一膘一膘的脉脉含情的眼光，都好像在说，“我的心是福斯泰夫爵士的。”

毕斯托 你果然把她的心理研究得非常透彻，居然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出来啦。

福斯泰夫爵士 听说她丈夫的钱都是她一手经管的；他有数不清的钱藏在家里。

毕斯托 财多招鬼忌，咱们应该去给他消消灾；我说，向她进攻吧！

福斯泰夫爵士 我已经写下一封信在这儿预备寄给她；这儿还有一封，是写给裴琪老婆的，她刚才也向我眉目传情，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身上的各部分，一会儿瞧瞧我的脚，一会儿瞧瞧我的大肚子。

毕斯托 正好比太阳照在粪堆上。

聂姆 这个譬喻打得好极了！

福斯泰夫爵士 啊！她用贪馋的神气把我从上身望到下身，她的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炙我。这一封信是给她的。她已经管着钱财，她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。我要去接管她们两人的全部富源，她们两人便是我的两个国库；她们一个是东印度，一个是西印度，我就在



这两地之间开辟我的生财大道。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裴琪大娘；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傅德大娘。孩子们，咱们从此可以有舒服日子过啦！

毕斯托 你要我给你拉皮条吗？鬼才干这种事！

聂姆 这种龌龊的事情我也不干：把这封宝贝信拿回去吧。我的名誉要紧。

福斯泰夫爵士 （向罗宾）来，小鬼，你给我把这两封信送去，小心别丢了。你就像我的一艘快船一样，赶快开到这两座金山的脚下去吧。（罗宾下）你们这两个混蛋，一起给我滚吧！再不要让我看见你们的影子！像狗一样爬得远远的，我这里容不了你们。滚！这年头儿大家都要讲究个紧缩，福斯泰夫也要学学法国人的算计，留着一个随身的童儿，也就够了。（下）

毕斯托 让饿老鹰把你的心肝五脏一起抓了去！你用假骰子到处诈骗人家，看你作孽到几时！等你有一天穷得一个子儿都没有的时候，再瞧瞧老子是不是一定要靠着你能活命，这万恶不赦的老贼！

聂姆 我心里正在转着一个念头，我要复仇。

毕斯托 你要复仇吗？

聂姆 天日在上，此仇非报不可！

毕斯托 用计策还是用武力？

聂姆 两样都要用；我先去向裴琪报告有人正在勾搭他的老婆。

毕斯托 我就去叫傅德加倍留神。
说福斯泰夫，那混帐东西，
想把他的财产一口侵吞，
还要占夺他的美貌娇妻。

聂姆 我的脾气是想到就做，我要去煽动裴琪，让他心里充



满了醋意，叫他用毒药毒死这家伙，谁要是对我不起，让他知道咱老子也不是好惹的。

毕斯托 你就是个天煞星，我愿意跟你合作，走吧。（同下）

第四场 凯易斯医生家中一室

快嘴桂嫂及辛普儿上。

桂 嫂 喂，鲁贝！

鲁贝上。

桂 嫂 请你到窗口去瞧瞧看，咱们这位东家来了没有；要是他来了，看见屋子里有人，一定又要给他昏天黑地骂一顿。

鲁 贝 好，我去看看。

桂 嫂 去吧，今天晚上等我们烘罢了火，我请你喝杯酒。（鲁贝下）他是一个老实的听话的和善的家伙，你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仆人；他又不会说长道短，他的唯一的缺点，就是太喜欢祷告了，他祷告起来，简直像个呆子，可是谁都有几分错处，那也不用说它了。你说你的名字叫辛普儿吗？

辛普儿 是，人家就这样叫我。

桂 嫂 史量德少爷就是你的主人吗？

辛普儿 正是。

桂 嫂 他不是留着一大把胡须吗？

辛普儿 不，他只有一张小小的白白的脸，略微有几根黄胡子。

桂 嫂 他是一个很文弱的人，是不是？

辛普儿 是的，可是真要比起力气来，他也不怕人家；他曾经跟着守猎苑的人打过架呢。

桂 嫂 你怎么说？——啊，我记起来啦！他不是走起路来大



摇大摆，把头抬得高高的吗？

辛普儿 对了，一点不错，他正是这样子。

桂 嫂 好，天老爷保佑裴琪小姐嫁到这样一位好郎君吧！你回去对修牧师先生说，我一定愿意尽力帮你家少爷的忙，安痕是个好孩子，我但愿——
鲁贝重上。

鲁 贝 不好了，快出去，我们老爷来啦！

桂 嫂 咱们大家都要挨一顿臭骂了；这儿来，好兄弟，赶快钻到这个壁橱里去。（将辛普儿关在壁橱内）他一会儿就要出去的。喂，鲁贝！喂，你在哪里？鲁贝，你去瞧瞧老爷去，他现在还不回来，不知道人好不好。（鲁贝下，桂嫂唱歌）得儿郎当，得儿郎当……

凯易斯大夫上。

凯易斯大夫 你在唱些什么？我讨厌这种玩意儿。请你快给我到壁橱里去，把一只匣子，一只绿的匣子，给我拿来；听见我的话吗？一只绿的匣子。

桂 嫂 好，好，我就去给您拿来。（旁白）谢天谢地他没有自己去拿，要是给他看见了壁橱里有一个小伙子，他一定要暴跳如雷了。

凯易斯大夫 快点，我有要紧的事，就要出去。

桂 嫂 是这一个吗，老爷？

凯易斯大夫 对了，给我放在口袋里，快点，鲁贝那个混蛋呢？

桂 嫂 喂，鲁贝！鲁贝！

鲁贝重上。

鲁 贝 有，老爷。

凯易斯大夫 鲁贝，把剑拿来，跟我到宫廷里去。

鲁 贝 剑已经放在门口了，老爷。